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者不知

徽宗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

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

者物之精也至道之精窈窕冥冥雖欲言

之不可得也故無問蓋有門故可問道無

門也孰得而問之有問故可應道無問也

孰得而應之然則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

道也為道者解乎此謂道可以神受而不

可以言傳謂道可以心契而不可以迹求

於是至言去言造忘言之妙必以默而識

之方將自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又其事

於言哉易言默而成之列子言默而得之

謂是故也昔齧缺之問於王倪也既問之

以物之所同是又問之以知其所不知復

問之以物無知與夫知之非不知不知之

非知四問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蓋知之為淺不知為深知之為外不知為內其不知是乃真知也若夫辯者之囿言多而未免乎累孰知道不可言言而非歟

塞其兌閉其門

徽宗註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內獲

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鍵塞其兌則無內外

之難和豫通而不失其兌矣其寐也魂交

其兌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闢閉其門

則無心闢之患善閉無闕鍵而不可開矣

莊子所謂塗卻守神易所謂退藏於密是

也蓋塗其卻則冥於無問不為物誘故能

抱神以靜而與神為一所謂塞其兌也藏

於密則復性之本物无自而入故能藏於

天而與天為一所謂閉其門也廣成子曰

慎汝內閉汝外

挫其銳解其紛

徽宗註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疏義曰銳如火之形不能无傷有以挫之

則不傷矣紛如絲之紛不能无亂有以解之則不亂矣莊子所謂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是也蓋深與易言極深而研幾之深同以深為根則不遂於末流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所謂挫其銳也約與孟子言守

約而施博之約同以約為紀則不以博溺

心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舍所謂解其

紛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疏義曰和以言其不乖同以言其不異和

其光則光而不耀非若形謀成光者也同

其塵則大同於物非若離世異俗者也莊

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已惟與時

遷徙與世偃仰委蛇曲折不與物迕未嘗

崖異以自處然後能之

是謂玄同

徽宗註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

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覩踈利害

貴賤之間為哉

疏義曰入於窈冥之門松而不示道復乎至幽也冥於渾淪之初斂萬為一道合乎至一也復乎至幽則藏諸用妙而小矣故至幽之謂玄合乎至一則總攝萬殊不同同之矣惟夫小而辯於物得其所一而同焉則知物自无物我亦非我物我兩忘萬物與我為一將擇焉而不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疎利害貴賤之間為哉凡以本无是數者故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徽宗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矣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疏義曰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自為是非自

為得失同於己則愛之異於己則惡之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離乎情者則為非離乎偽者則為是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已用者賤失之而憂當時者貴得之而喜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是數者橋起

片合反復更代一消一息未始有極其去道也遠矣奚足為天下貴則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者解乎此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忘言而去言之之累好非所好惡非所惡而泯好惡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不可得而親疎情非為真偽非為妄而忘情偽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可得而利害无用為用用非有用而離用捨故何貴何賤貴賤不在已不可得而貴賤惟知一性之有真不見天下之有偽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徽宗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

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正直為正正者止於一也惟止於一則獨存常今矣以正者道之常也正復為奇奇者反於正也惟反於正則不主故常矣以奇者道之變也真變於物未始有真真在於內則不外從事者矣以無事道之真也正國何先定於一而已蓋國以正定故也孟子所謂一正而國定是已持勝有道尚謀而已蓋兵以奇勝故也莊子所謂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是已真者精誠之至虛緣然後可以葆真以道之真無容私焉故也無容私則非人為之偽順物自然而已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經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徽宗註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疏義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蓋愛之利

之所以得其心也致其所惡則失其心也此有以愛之彼斯愛我矣故親若父母此有以利之彼斯利我矣故權負其子而至焉苟弗人以從欲厲民以自養致其所惡焉則莫不相攜持而去矣然則无愛利之心而肆虐以為威多忌諱之禁而苛察以為明則不能以政裕民民將散而之四方百姓且不足矣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孰知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之道乎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徽宗註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固上以非其道

疏義曰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故培斗折衡而民不爭然則存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所以發漢陰丈人之論也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機械既作則機事必形機事既形則機心必生機心生則昔之虛者俄

且實昔之一者俄且散所謂无所與雜潔而不汗者殆或虧矣此純白所以不備也將見智詐相攻巧偽日滋或固上以非其道者有之此聖人有作在宥天下所以去此患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徽宗註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疏義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故先王使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慮夫末作以傷農也至德之世其民愚而朴惟知日用飲食孰有多伎巧者哉蓋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古之為治者凡異服奇器鬻于市入于官則國有常刑所以敦本抑末使斯民復敦龐淳固之俗爾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徽宗註曰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

疏義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

殃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為簡髮數米滋法令以蓋其衆將以止盜而盜不盡矣莊子所謂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蓋謂是也蓋民愚無知撫之則后虐之則讎自非以寬服民孰肯違善遠罪者哉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徽宗註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疏義曰天其運乎惟運之以無為故純粹不雜職生覆而無所不覆地其處乎惟處之以無為故靜止不變職形載而無所不載純粹而不雜其清可知靜止而不變其寧可知凡以得夫無為故也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以兩無為相合而萬物化也觀天地則見聖人夫何為哉法天地而已夫然故暴悍勇力者化而為應旁僻曲私者化而為公舉滅其賊心皆進其獨志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微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鈞繩規矩而後正哉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鬚眉可

燭鑑與水所以能若是者以一而不變能定能應故也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蓋言其靜也至人之用心守靜篤而不以動違性亦若是而已順其自然勿櫻勿擾而已

夫豈待鈞繩規矩而後正哉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經曰清靜為天下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微宗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疏義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魚煩則潰治民煩則惑在宥天下相忘於道術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無事而生定矣足國裕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後之變古亂常以取禍敗者

安知富民之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微宗註曰不高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无欲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舉賢則民相軋故不高賢使民不

爭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高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可欲矣聖道群心之用我无欲則同乎无欲矣同乎无欲是謂素樸而素樸民性得矣蓋樸者道之全體未散於器者也民復

其樸則見道不見物而所見勝所睹苟不能洒心去欲方且為物絃方且為緒使則民失其樸遷於人偽尚何能遠太古之風哉老氏著書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曰罪莫大於可欲有曰少私寡欲以欲之害性不可不去之也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微宗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

之樂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不可為也為之則偽不可擾也擾之則憂惟在之使不淫其性宥之使不遷其德舉一世於澹漠之域然後百姓皆謂我自然所謂下

知有之者如此下知有之則性不益其生德不虧其全舒通平泰无欣欣之樂而親譽有所不及矣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其政悶悶之謂歟

其民淳淳

微宗註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義曰素樸者民之性能見素抱樸然後純粹不雜靜一不變且至於明白入素无為復樸焉私欲者民之情能少私寡欲然後克於勝己善於養心且至於背私為公不見可欲焉其民淳淳莫大乎此

其政察察

微宗註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疏義曰治之要在知道道要不煩聖人以

道在天下由至虛以冒群實由至靜以實  
羣動簡易而有功未嘗簡髮數米竊竊然  
以苛為明也蓋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則弊  
精神於細務勞思慮於末流也竊竊然以  
苛為明又曷足以濟世哉是以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

其民缺缺

微宗註曰舉賢則民相軌任知則民相盜  
故无全德

疏義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  
舉賢則民踳踳而相軌不能定其性命之  
分任智則民覬覦而相盜不能安其性命  
之情是有知有欲之為患而民之所以遷  
於物也遷於物則不足以厚民故無全德  
莊子曰德全者形全不能全德則養形不  
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  
之謂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微宗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  
德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知時无止知分无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  
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疏義曰虛靜之中大化密移由隱而之顯  
自無而適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是以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之生  
則為昭昭而至道之極則無形也物成生  
理則已有倫而其精甚真則無形也禍福  
之理藏於幽深應若影響亦若化機之默  
運而已惟達者知利足以生害知樂足以  
生憂乃能用智於未奔沈之初作炳於忽  
眇綿之上然後誕先登于無難之地焉孟  
子慮患之戒有曰德慧術智存乎疾疾揚  
雄解嘲之論有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  
皆燭是理也蓋德慧術智可謂明哲矣猶  
以存乎疾疾為心則以君子思患而豫防  
故也高明之家可以無虞矣必以鬼瞰其  
室為言則以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也觀乎  
此則於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不可不  
致其知也知時無止則遠而不悶撥而不  
跋知分無常則察乎盈虛而得失不足以

櫻其心知終始之不可故則明乎坦塗而  
死生不足以累其心無止則過而不留無  
常則變而莫守不可故則未嘗有故是禍  
福之倚伏相為消長何常之有所謂福為  
禍始禍為福階則以其無常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微宗註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  
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  
天下之至正哉

疏義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與若  
相為同異而已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同乎我與若矣則俱是也烏能正之使異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則俱  
非也惡能正之是我與若皆不能相知然  
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體之  
知安佚而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而不知  
正味目之知美色而不知正色其不得正  
知也如此則是非之塗吾烏能知其辨  
正復為奇善復為扶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



照用則因時順物未始容心而揚行之患不至矣是則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惟聖人乎蓋內直者所以徒於天外曲者所以徒於人惟曲則全枉則直者能之用其光者所以顯諸仁復歸其明者所以藏諸用惟循有照冥有樞者能之蓋非聖人能而同天人神明其德不能與此且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不能濟以權執一而廢百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不能充其類潔身以亂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知伸而不知屈一於矯也而不能同其波又烏知屈伸相感如易所謂利用安身者乎微者幽也彰者顯也知彰而不知微則一於表襮而不能襲其明又烏知知微知彰如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子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是皆蔽於曲私不該不偏刻意尚行以奪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不見純全大體於天地古人之間豈足以正天下是未能正己而將

以正人殆不知其可也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如斯而已蓋聖人備道全美抱一以為天下式推此以表正天下真餘事耳此大舜所以能正衆生无為而天下治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徽宗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臟以腎為事立于不貸之園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疏義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是以得於自然無適非天見於或使無適非人聰明智識得於自然而成於天者也故韓非以謂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見於或使而因於人者也故韓非以謂動靜思慮人也券內者以約為紀券外者志乎期費則其治人也事天也不可不以嗇為先嗇蓋動靜有常者理之真何思何慮者

道之至適動靜之節則動惟厥時矣省思慮之累則湛然常寂矣見於或使而在人者治之如此可謂嗇也然聰明然後同於大通去智故然後循天之理不極聰明之力則能收視反聽矣不盡智識之任則能還淳復朴矣得於自然而在天者治之如此亦可謂嗇也蓋天一生水在人為精腎之為藏精所舍也天一在藏本以立始故以腎為事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於治人事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園而

唯施是長豐智源而嗇出而不侈於德以之治人而人事治以之事天而天理得夫唯嗇是以早復

徽宗註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疏義曰得性則生生不窮失性則不能生生而窮矣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貴於不速復為迷而後復則失性速甚所謂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者也其復也晚矣觀夫雷在地中於卦為復而初九言無柢

悔元言至於上六則為凶矣蓋以初九之復不遠而上六之復迷而後復也比卦亦然於初言有他言於六言比之無首凶以此復好先故也嗇則不侈於性而去本末遠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微宗註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疏義曰德者得也得於性之謂也觀復於芸芸之時適復於撓撓之際則不離於性

矣故易言復德之本能復其本則性修反德而明無不燭矣故易又言復以自知然則不侈於性而早復則德日起而高大矣

書曰德日新又日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微宗註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疏義曰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則能勝之謂克也德積於己則可以至寡御至衆命萬物而无不聽攝天下之群動宰制役

使無所不勝矣記曰德成而上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微宗註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沉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疏義曰德是乎已則不斲於勝物而無所

不勝故在我為有裕分人而有餘運量酬酢泛應而不窮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孰知其極孟子曰德教沛然溢乎四海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微宗註曰體盡无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士直以治天下德至於同於初則體盡无窮而得其純全莊子所謂周盡一體者也天下雖大不出吾之度內則其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於一國之小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微宗註曰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疏義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道為萬物之母也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心以至

無心皆由此出故有母之義有國之母是有其道也得道者無古今雖萬世無弊非長久而何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微宗註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道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者生者物也生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則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有色者有色者色者形也色色者性也莊子曰性者生之質劉子曰形者生之器則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有國之母則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也復守其母則與道為一亘古今而常存故殺身不殆而可以長久今夫草木之生根深則柢固猶之人也性復則形全惟能全其形伎形



生而不弊如草木之麗乎土其永無窮故與天地為常而長生其明不息故與日月參光而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則又起形而不與形化離數而不與數終者也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微宗註曰事大衆而數擾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疏義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是以主道治一不知二能當一則百事正矣然則事大衆而數撓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固其宜也蓋天下有常然順之則治撓之則憂惟能不亂天之經不逆物之情法一定而不易無朝令夕改之失而天下治矣猶之烹魚也數撓之則潰然則治大國而數變法豈不惑哉傳曰民信其法則親此古之善立法者

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不易也然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民將無事而生定矣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孰肯滋法令以蓋其衆哉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微宗註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故曰其鬼不神疏義曰詩曰百神爾主矣書曰惟元后作

民父母莊子曰聖人者萬物之所係是則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然而我忘天下易天下兼忘我難其所以出而經世亦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然則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而民自化故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而為神者將得所憑依得所安樂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如詩所謂公尸來止熏熏矣故曰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

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微宗註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元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无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

曰其神不傷民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道莅天下則固其固然不擾以人為之偽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保民如子視民如傷兵革不試故無攻戰之患刑措不用故無殺戮之刑神與民兩不相傷而明无人非幽无鬼責而德交歸焉則神无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如詩所謂神之吊矣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如詩所謂民之質矣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微宗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激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也

疏義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欲升高必自下知高以下為基乃不至於踈高而无以為基徒有趨高之心則是好高而不為高矣能无蹶乎水不積不成淵江河合水而

為大為其納眾流也故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而流水朝宗之者以其善下之也然

則國之所以大者非以下流而致然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

徽宗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義曰自物觀之惟卑故能堂惟肖故能

攘一昧是理恃狼乘物將以為高抵以取

底蓋以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剛

故也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聖人以懦弱謙

下為表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雖不斬勝人而人莫

能勝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蓋知勝物之道而自

處以柔靜物莫不為之下矣以其靜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徽宗註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

疏義曰有歛必有散有盈必有虧非特人

事天道固然惟洞照幾先者將欲歛之必

固張之知一歛一散相為消長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知一盈一虧相為始終故大國

以下小國而以大事小小國以下大國而

以小事大莫不各有所取焉然則欲上人

以其言下之而君子不欲多上人凡以此

故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徽宗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

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

大者宜為下

疏義曰天道以下濟故光明而覆燾无方

地道以卑故上行而承天特行謙冲之道

天地且爾況於人乎堯以九恭而光被四

表舜以溫恭而玄德升聞凡以法天地而

已三才異位其道則同是以王不自大以

法乎地乃能无為而天下功地不自大以

法乎天乃能不長而萬物育然則不自大

乃能成其大莫不皆然大者宜為下不其

然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